

● 谷雨 ●



谷雨，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据传谷雨的含义和起源，来自仓颉造字。《淮南子》记载：仓颉造字，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黄帝于春末夏初发布诏令，宣布仓颉造字成功，并号召天下臣民共习之。由于仓颉造字功德感天，玉皇大帝也便赐给人间一场谷子雨，雨生百谷，以慰圣功。

月令七十二候之谷雨“三候”说：“一候萍始生，二候鸣鸠拂其羽，三候戴胜降于桑。”一候“萍始生”，是说进入谷雨

● 春天最后的节气 ●

荷北佛 葛鑫

遥望万水千山之外的立春，仍记得初春乍来时的喜悦。如今，桃花已零落，青青的小毛桃藏于枝桠与绿叶间，青草也已变成深绿。

轰隆隆的雷声，冲破厚重的乌云，即将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雨。这是春天里最后一个节气的谢幕，谷雨，如约而至。

“杨花柳絮随风舞，雨生百谷夏将至。”此时节，杨花飞舞，柳絮飘扬，牡丹吐蕊，百谷茁壮，正是万物灵动的最好时光。

依稀记得小时候，每逢谷雨，爸妈都会带着我们去帮山区的姥爷家种瓜点豆。那时，大人们在地里忙着，我们初始还听话，帮着往挖好的坑里埋上一颗、两颗的豆，或者拿舀子给放了豆种的小坑浇水。可孩子干活没有长性，不多会儿就漫山遍野地跑开了。我们抓蝴蝶，摘野花，抬头看太阳……

姥爷家的田地半山坡上，无论点瓜还是种豆，都要从山下挑水。几趟水挑下来，父亲已是满头大汗，姥爷执意要自己去挑，他已70多岁，却十分稳健。

辛苦忙碌大半天后，天边隐隐会有云积起来。姥爷便说，雨生百谷，谷雨天，谷雨就要来了。也许是巧合，有一年真的就在傍晚下起雨来。淅淅沥沥的雨落在田里，打在脸上，大家并不恼，都乐呵呵的。

谷种埋进泥土的那一刻，和农夫一起开始忙碌的，便是这针尖般酥润的细雨了。那丝丝的细雨，滋润着干枯的大地，也浇灌着荒芜的心田。俯拾仰取间，人们盛大的欢喜压低了枝头。那时谷还是谷，雨还是雨。节令里最湿润的细雨，让谷粒的馨香将人间醉得春意融融，那些扑面而来的花香，更是与春天撞了个满怀。

谷雨，轻启岁月的闸门，一颗种子的思想，也在春天里破土而出。谷雨，鲜活了春天的主题，既是天空对大地的叮咛，更是季节对人间

● 序幕(外一章) ●

姜利晓

谷雨至，开启暮春时节的序幕。红花绿柳，在你的视线里，是一幅画卷。那些曾经含蓄与害羞的，都轰轰烈烈起来。布谷鸟的叫声，让五谷疯长的大地，葳蕤而郁郁葱葱，仿佛有着无数的渴慕，在泥土之下盎然地出生。

在乡下，农人走向一望无际的田野，锄头与犁铧，都是他们与这泥土和庄稼交流的最好方式。

棵棵野菜，点点椿芽，是书写在低处与高处的诗句，被目光和舌尖一起品读，味觉里都是浓浓的春天的味。

站在谷雨的门槛上，再往前一小步，就是夏天的怀抱……

醉美桃花

一朵朵绽放的桃花，是一个个诗题，或者一枚枚词牌，被挂在桃树的枝头，靓丽着一个季节最美的封面。

岁月总是那样的匆匆，当你走过一个季节，一岁风景让你刻骨铭心，比如这桃花，宛如一团团别样的火焰。在这桃树的枝头，在这一束束的目光里，温暖与芬芳着一个季节的回忆。

每一朵桃花上，都绽放一个不愿醒来的梦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。

一朵朵的桃花，在古老的《诗经》里，荡漾出无尽的诗情画意。

醉美桃花，你的花容是酒，你的花香是酒，你的花境是酒，让人在无尽的爱恋之中，沉醉而逃离。

东山小鲁

温的升高，降雨的增多，短短的几天里，便可在各处的水塘、湖面上，饱览到那一对对卵形的、对称的小叶片，如翡翠般的小组扣点缀在水面上，欢快地铺撒着自己绿色的阵营。北宋词人韩琦描写道：“池萍渍雨钱钱密，寒雁书空字字斜。”在这萍水相逢，浮萍骤增的绿意葱茏里，鱼虾、野鸭们戏游得更加欢畅了。

二候“鸣鸠拂其羽”则说，布谷鸟开始不停地抖动起浑身的翎羽，按捺不住满腔的热情，“布谷布谷”地放声鸣叫了起来，提醒着“阿公阿婆，割麦插禾”。明代汪应轸《鸣鸠》云：“鸣鸠拂其羽，四海皆阳春。”于是，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勤力稼穡的人们，在田野里忙碌起来了。

三候“戴胜降于桑”，油绿肥嫩的桑叶生机勃勃，胖嘟嘟的蚕儿开始蠕动，小巧玲珑却又羽翼丰泽亮丽的戴胜鸟，飞临桑树的枝头筑巢、求偶，向大地展示着它们那棕红或粉红色的扇形皇冠。凤冠霞帔，翩若惊鸿。

谷雨，是春天的尾巴。二月杏花三月桃，



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。”唐代诗人在谷雨时节采摘茶叶，满手皆芬芳。今人生活忙碌，进山采茶是一种奢望。驱车几公里，到田边地寻找春天，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些小精灵，几株香草，就有了无尽的喜悦。

谷雨时节的香草，带着生发的力量，沁人心脾，醒人心神。

过了清明，空气中的清冷感少了几分，湿气仍在，暖风和煦。才播种的未苗，享受着阳光和水分的滋养。轻轻走在田埂边，泥土轻吻着鞋子，迎面而来的风有泥土的腥香。

我的目光，被地上的草儿吸引了，一株一株的草儿以不屈的形态生长着，不似禾苗的规整。

俯下身，与一株紫苏对话。粗壮的茎叶，是田边生长有别于家养的特点。半米高的紫苏散出淡淡的香气，许多的新芽从粗糙的叶子里冒了

乡野四月天

王同举

谷雨是最有乡土味道的节气，也是最亲近农人的节气。谷雨，谷得雨而生也。轻声吟哦“谷雨”二字，谷子的清香便挟裹着泥土的芬芳扑鼻而来，舌尖似乎也沾染上了雨水的甘甜。

谷雨时节，虽已时值暮春，乡村大地依然延续着欣欣向荣的春日景致。河水一改往日的沉寂，变得喧闹起来。河岸水草丰盈，几只鸟儿欢快地在草丛中觅食。河堤绿柳成荫，柳枝摇曳，风姿婀娜，细长的柳条儿不时地轻拂河面，把一河春水撩拨得涟漪四起。田野里，绿草顺着田埂恣意蔓生，似乎要把绿色带向更远的地方。坡地上，白色的荠菜花、紫色的牵牛花拥簇在一起，草从里间杂生长着几朵粉红的杜鹃花。村头有一棵高大的槐树，不时有槐花自枝头飘落，悠悠然然地，像一只只白色的蝴蝶在展翅飞舞。河水清冽，草木丰茂，鸟语花香，乡村被渲染成一幅灵动的水墨画。

谷雨时节的雨，不再似初春的雨那般殷殷吟低唱，而是多了一份豪放与酣畅。大自然用一场知时节的雨，唤醒了万物生命的律动，拉开了一年一度春耕春耕的序幕。

谷雨前后，雨水变得殷勤起来，泥土松软，春耕春耕正当时，田间地头处处是农人们



谷雨时节，祖宅的小院里桃花盛开。我躺在树下竹椅上小憩，午后的阳光懒懒地暖着我，头顶桃花如少女的脸颊般娇艳。一阵微风吹过，几片花瓣飘落到我头上，我轻轻托住花瓣放在鼻尖，甜香流转，令人陶醉。

桃花灼灼，春色撩人，正可配我去年酿的桃花酒。

在外漂泊多年，去年因身体不好，回祖宅来养病，偶遇了来村里采风民俗的小赵。

是在桃花树下，说不得一见钟情却也是挪不动脚步，看得痴了，便不小心撞翻了地上一坛酒，小赵微皱眉头满脸温色。

那雨·那草·那花

唐广申

梨花樱花尽妖娆。谷雨花信曰：一候牡丹、二候荼靡、三候楝花。牡丹花也叫谷雨花，它是一种以节气命名的花。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，柳絮飞落，牡丹吐蕊，樱桃红熟，流苏飘雪……谷雨时节，已是霜寒尽褪。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，以及雨水的渐渐增多，大地上的各种动植物开始恣意生长，奏响起绿意涌动的生命乐章。

谷雨时节，小孩子们很喜欢戴着绿柳枝编的草帽儿，手持柳杆儿削制的长宝剑，肩挎着或扁或圆的荆条编的菜篮子，在堤坝上或山岭上疯跑。洋槐花摘满了筐，香椿芽儿也扎好了捆，嘴巴里的泡桐花蜜吸吸舔舔，疯完了，玩累了，就四仰八叉地躺在河滩上，咀嚼那些甜甜嫩嫩的茅根儿。麻雀儿小心翼翼地靠近来，叨几下孩子们撒落的蒲公英花；蜷卧在少年身边的小土狗，却非要显能耐似地窜过来，麻雀们就忽地一下飞走了。

“咕咕咕咕，您在哪住？”听着布谷鸟的叫声远远传来，几个孩子扯着嗓子与布谷鸟对

太白湖畔

周静雅

出来。用手掐一片叶子，香味瞬间变得刺鼻，千军万马的紫苏因子涌入鼻腔，似乎一种声音在嘶吼，“来吧，这就是春天！”小时候，奶奶炒田螺，总会唤我去路边采几片紫苏。新鲜的叶子，洗净入锅，带来了满屋的香味，快要饿死小小的我。

薄荷的味道，则显得更为低调。薄荷的种类颇多，生长形态也随着环境变化。眼前的这一株薄荷，叶脉之间镶嵌着一颗颗翠绿色宝石，质感结实，看起来像是圆薄荷或者越南薄荷。用手轻轻抚摸、缠绕，跟它热情地打招呼，叶子上未干透的露水让手掌变得湿润，泥土给它的生长力量，也毫无保留地传递过来。谷雨时节的薄荷，少了夏的焦灼，没有冬的隐忍，只有彻底的放松与欣喜。蹲在它的身旁，就像老朋友的陪伴，清香、淡雅，与世无争，又一点点地输送着喜悦的气息。

田间有野生的紫苏与薄荷，也有农人家门口自种的香菜。或是刚播种不久，纤细、柔嫩的茎在风中轻轻摇摆，几片小小的叶子挂在上面，青翠欲滴，惹人怜爱。香菜吃起来满

与草香的对话

周静雅

口芳香，面前的这一片，气味则是浅淡许多，规规矩矩的，乖巧地生长着。香菜是低调的，常作为凉拌的配菜。凉拌青瓜、木耳，只需一把切碎的香菜，就能激发生鲜之味。吃面条的时候，我也喜欢捞一把香菜碎，浇上酱油陈醋，平平无奇的水煮面，变得别有风味。谷雨时候的香菜还欠些火候，再生长些日子，枝叶变得粗壮，口感也才会更加厚实。

在谷雨时节的田野里，每一种香草都有特别的故事和魅力。当我们走出这片田野时，带走的不仅是满手的芬芳，更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激。不管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紫苏，还是安静生长的薄荷，抑或被精心培养的香菜，还有许许多多我还没叫得上名字的花草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

岁月漫长，时节变换，在谷雨前后，看禾苗太早，赏春花稍晚，而寻访香草正是时候。愿有这样的惬意，卸下生活里的疲乏，走进自然，走进田野，走近一株株香草，尽情享受春天的赠与。

东文西武

程前

眼见她要发火，我急忙承诺赔她一坛，却原来，那是她自己酿的桃花酒，买不来的。我便让她教我酿桃花酒，酿好赔她一坛。她丢给我一本笔记，让我自己学，我却总是“不小心”搞出各种乱子，自是为了以讨教之名，多请她来小院几次。

起初她每次来都不免牢骚，后来次数多了，她在小院停留时间越来越长，每次都和我聊得十分尽兴，我和她都懂了对方的心意却都不好意思开口。

我到地窖取出去年酿的桃花酒，轻拂去坛子上的尘土，刚揭开蜡封，一股浓郁的花香伴着酒气扑面而来。

小赵的鼻子很灵，本该午睡的她却被酒香唤醒。她出了堂屋，一双眼睛亮晶晶地望向我手中的酒坛。看着她的馋样，我没忍住噗嗤一笑笑了出来，随即招呼她过来喝酒。

她取出珍藏许久的两只琉璃杯，让我快些倒满。

叫：“爹爹叫么？俺爹叫臭。弟兄几个？连你五个。”也不知是布谷鸟骂了小孩儿，还是小孩子骂了自个儿，最后随着布谷鸟渐飞渐远，“布谷布谷”的叫声也消失在了田野里。布谷鸟们忙得很，可没多少闲工夫和这些孩子们斗嘴，远远地和孩子闲闹上几句，又去下一个村里布置“割麦种豆”的作业去了。

大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了。麦苗儿见天地往上蹿，麦穗子已露出了细针似的绿芒，少不了要浇遍灌浆水。土豆早几天就该下种块，只是等天下雨没等来，只能扯了管子从远处的井里抽水了。

早春里翻耕的地儿还没下种，就长满了萋萋芽、青蒿草，还有灰灰菜、马唐草，田旋花、飞蓬草也都齐刷刷地冒出了头，绿油油地铺开来，总得趁着天晴锄一遍，落雨后就该点花生、插地瓜秧儿啦。堤坝上缺了几十棵树苗，也要抓住这春天的尾巴补救去。

天是一天比一天地热了，就戴了草帽，扛着锄头下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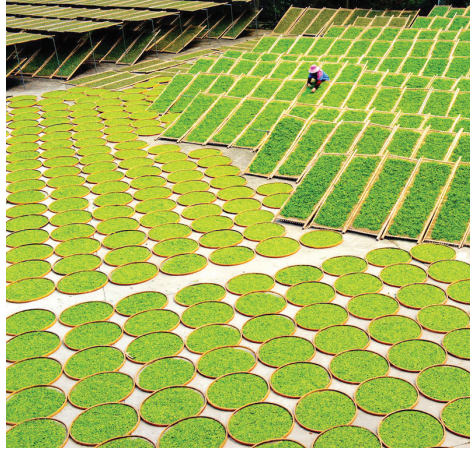
成岳 摄影

与草香的对话

口芳香，面前的这一片，气味则是浅淡许多，规规矩矩的，乖巧地生长着。香菜是低调的，常作为凉拌的配菜。凉拌青瓜、木耳，只需一把切碎的香菜，就能激发生鲜之味。吃面条的时候，我也喜欢捞一把香菜碎，浇上酱油陈醋，平平无奇的水煮面，变得别有风味。谷雨时候的香菜还欠些火候，再生长些日子，枝叶变得粗壮，口感也才会更加厚实。

在谷雨时节的田野里，每一种香草都有特别的故事和魅力。当我们走出这片田野时，带走的不仅是满手的芬芳，更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激。不管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紫苏，还是安静生长的薄荷，抑或被精心培养的香菜，还有许许多多我还没叫得上名字的花草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

岁月漫长，时节变换，在谷雨前后，看禾苗太早，赏春花稍晚，而寻访香草正是时候。愿有这样的惬意，卸下生活里的疲乏，走进自然，走进田野，走近一株株香草，尽情享受春天的赠与。



春茶要谨遵时令，他在《茶蔬》中说：“清明太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，其时适中。”谷雨茶芽叶肥硕，色泽翠绿，清香可人，深受爱茶人士喜爱。乡下有“走谷雨”的说法，意思是在谷雨天来摘茶叶。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。”诗句所描述的谷雨采茶的场景，跟随着时令的脚步在茶山上一次次上演。采茶人在层层叠叠的绿色中穿行，走得心旷神怡，走得悠然自得，摘得春色满怀。

春归谷雨，夏至未至。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场回忆，谷雨过后，春天渐行渐远，乡村即将进入炎热的夏季，蛙鸣声、瓜果飘香的日子，正马不停蹄地赶来。

我将酒轻轻倒入杯中，酒液呈现出琥珀般的诱人色泽。晃动酒杯时，春日的阳光透过酒液，熠熠生辉。

酒香浓郁，扑鼻而来，把酒送到唇边，轻抿一口，甜中带涩，涩中透甜，恰似桃花的娇羞与傲骨。

入口之后，酒味顺滑，甘甜宜人，醇厚的口感中伴着桃花的幽香。我小口小口地酌着，品味这酒中春意。

小赵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后大呼痛快。她还想再喝，却被我出手拦住。

“如此美酒，岂能无佳肴相伴。”我双眼看向厨房，她转瞬明了我的心意，只留下一句不准偷喝，便转身冲进厨房。

她套上一件简单的围裙，开始切菜，翻炒，我在树下撑起竹桌静候佳肴。不一会儿，她就笑咪咪地从厨房端出了几盘色香味俱佳的春季小菜，每道菜的炒制都恰到好处。清脆可口的油菜，微甜的小白菜，鲜嫩的豆苗。

小菜衬得美酒更醇，我俩一直喝到晚上，月色如水，洒在桃花树上，花瓣闪烁着微微的光。

喝到酣处，我举起酒敬了桃树一杯。我、小赵、桃树，真应了那句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

一阵清风吹过，夜空中似乎有了一道绚烂的光芒。

粤梅 摄影



他乡的春天，漫步在社区的小道上。

路过道旁的住户，我惯于观察住户门前的草坪。作为一个曾经的独立屋户主，我知道每个家庭门前屋后的草坪，都是这家人的一面镜子，因为管理草坪是需要执着和勤奋的。

杂草是草坪的敌人，其中最疯狂的野草莫过于蒲公英了，它是管理草坪的最大挑战。当下正是蒲公英的花季，凭着草坪上醒目的蒲公英的数量，就足以给这家人打分了。

有的住户门前草坪是一片青翠，没有蒲公英；有的住户草坪上，仅有零星散落开着黄花的蒲公英；但有些住户的草坪则是一派金黄，草也半尺深了。毫无疑问，草坪上蒲公英越少，就越能说明主人的勤快。

回想起我在独立屋的日子，居住的十几年，也是与院子里的蒲公英斗争的十几年。我当时买入的独立屋是全新的，屋后院子的面积很大，铺上绿意盈盈的草坪后，走上去松软，看上去柔和。

为了保持草坪的纯洁无瑕，我是精心护理的。每年春秋施肥，春季到来给草坪打眼，以便雨水能滋润根部。只有草皮生长茂盛，才能不给杂草生长的机会。

每年除了勤于修剪，还要花很多精力清除杂草蒲公英。在我眼里，容不得草坪上有一棵蒲公英，就像沙子进了眼睛一样，看到它就会立马挖掉。除了挖，再就是买除草剂喷，那是最简单省力的方式，但效果不是百分之百。为除杂草，每年要消耗三四瓶除草剂。

挖蒲公英最艰苦的时候是夏季，那时天气热，户外蚊虫多。去院子里挖蒲公英时，我们必须穿着长袖长裤，裸露皮肤部分还要涂抹驱蚊剂。每次劳作一段时间，都可以挖出一堆蒲公英。

最令人气恼的是，地毯式搜索蒲公英后，次日透过窗户望去，却仍然看到几株蒲公英的笑脸，它们似乎在嘲笑我。就立刻冲出门外，拿起除草剂，对着笑脸的蒲公英们狠狠地喷几下，心中还嘀咕：看你们笑到何时？！

现在年岁已高，不再打理草坪，几年前就卖掉了独立屋，也结束了与蒲公英的争斗。蒲公英顽强的生命力让人折服，但只要你有执着的信念，勤奋的双手，再顽固的蒲公英也会败在你的手下，你的草坪就会碧草如茵。面对野草的挑战是如此，面对生活中的任何挑战也是如此。

母亲味的饭菜

总是想吃到母亲做的饭菜，在我心中，母亲的手艺是任何厨师比不上的，可是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饭菜了。

据说，人的口味在七八岁就定型了，所以口味是母亲赋予的。母亲是村里出名的巧手，那时家里比较富，地方上能有的食材她都会做。后来虽然贫穷，母亲也能把平常的粮食、蔬菜，做得吃起来很有味道。

我退休后的十多年里，也乐于买饭买菜。我在台儿庄和薛城买过许多人做的煎饼、馒头，没有我能吃中的。大小饭店我也吃得不少，让我点赞的极少。夫人做的菜，我也经常不满意，做得可口时，我也不惜赞赏之语；而不合口的时候，就想起母亲做的饭菜，想起母亲。

母亲、父亲、长兄已故去，嫂子和3个姐姐都已年老体衰。大姐85岁，二姐三姐嫂子都已70多岁，就连我这个最小的弟也六十有七，也是姐姐娘家唯一最亲的人。

春节之前，用了一天的时间，驾车去看望她们，嫂子、二姐、三姐还好，大姐腰腿痛，已有些佝偻，脸庞瘦削，皱纹堆垒。大姐长得与母亲有些相仿，使我不由得想起母亲。

离开大姐家，我已满含泪水，不能转脸和她告别。回到台儿庄我去了药店，给大姐买了些药品。午饭后，又去了大姐家。我盼我送去的药能治好大姐的病，使母亲的生命得到更长的延续。

流年

张法远

母亲味的饭菜

张法远